

舊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文選

(五)

蕭統選 李善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 選

(五)

蕭統選李善註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選

卷二十一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靡，美悲切。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之從死，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靡，美悲切。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說文曰：綆，汲井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壯士也。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歇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文選 五詩

曹子建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爲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秦

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誅曰慍悌君子永能厲兮呼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書注曰

秦穆與羣臣飲酒酣及公薨皆從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說文曰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曰楚辭

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說文曰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曰楚辭

人兮攬涕而歎太息也見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

悲鳴哀哉傷肺肝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左太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檣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

準過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乃作爲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

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尙書曰善敎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公以爲將軍

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其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鈹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

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詩曰中田有盧漢書疏廣曰

吾自有
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

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青長官也。地勢使

之然。由來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利，所以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地勢使

國羈縻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

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與服志曰：侍中當

侍冠武弁。馮公豈不倬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登過問唐曰：父老

貂尾爲飾。馮公豈不倬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登過問唐曰：父老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魯仲連，好奇

仕宦任職。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干木奄息以藩魏。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魯仲連，好奇

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爲

却五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

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

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爾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絲繫也。連璽耀前

庭比之猶浮雲。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冠蓋蔭四術。朱輪竟

長衢。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

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史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氏傳曰鄭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帝立恭帝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

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嘗令人擊磬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與敘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寥寥

空宇中所講在玄虛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言論準宣尼辭

賦擬相如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誤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悠悠百世後英名

擅八區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賦曰

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廣雅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

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自非攀龍客何爲歛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附鳳翼薛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子路

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皇甫謐

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隨沖虛學于齋缺許由爲堯所讓由是退隱避耕於中嶽下振衣千

仞崗濯足萬里流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

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臣瓚漢書注曰

詩序曰豪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

六兩爲一鈞三

十斤爲一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道中賈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買郭郭璞曰謂蔽憂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僮偶也伉敵也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買郭郭璞曰謂蔽憂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僮偶也伉敵也郭璞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四賢豈不偉言背也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郭璞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孟子曰志士英雄有屯邐由來自古昔國語曰屯如邐如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孫子曰何才之無施無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鵬冠子曰籠中之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落落疏寂貌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鄭玄毛詩箋曰親友益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日益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鄭玄毛詩箋曰親友益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說文曰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爲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爲客卿又曰始爲皇以斯爲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曰愁悴若頽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咄驚也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曰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咄丁忽切咄著憤切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莊子曰

林不過一枝，
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一首 五言

張景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白娛少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漢書劉向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諂諂東都門，羣公祖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藹藹東都門，羣公祖

二疎。
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軼之祭也。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
尚書大傳曰：朱命爲士，不得朱軒。輿論曰：達

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
鍾會有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篇曰：達

於塗炭也。
尚書曰：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

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愚。
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愚。

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愚。
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愚。

知止不殆，東海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爲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公卿大夫故入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經觀者曰：賢哉！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入邑子爲

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

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

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

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貢也，累愚爲愚者之累也。故樂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
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說文曰：咄，

豈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貂蟬論語。
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遺之未波死諶依石季龍舟閔徵爲散騎常侍段末波愛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是遺明光奉璧之趙瑞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秦人來

求市厥價徒空言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史記曰趙王得秦書來計未定求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賢

謂將實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禮來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史記曰宣

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禮來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史記曰宣

下位而不愛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孔子稱其賢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秦史記曰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

曰宣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莊子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秦史記曰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

禮記注曰趙使所以明節也揮袂脫金柱身玉要俱捐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

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取璧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

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丹子臣頭今與璧相拔七首適秦王決耳入

銅柱火出然銅有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真還史記曰秦王欲爲好會於渾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渾池又

終不爰在渾池會二主克交歡爾雅曰爰也史記曰秦王欲爲好會於渾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渾池又

與璧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其皆血

下霑衿怒髮上衝冠說文曰皆目雖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見西征賦已捨

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漢書武帝報李廣曰不
長彊禦孔安國尚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史記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
書傳曰千犯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
肯與夫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也廉公何爲者負荆謝厥僇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
賈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廉公何爲者負荆謝厥僇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
君畏匿且庸人尙羞之相如曰雖獨長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取敢於廉頗聞之肉袒負荆
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爲此也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
因資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如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智勇蓋當代強張使我
歎史記太史公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之

張子房詩一首

五言 正月公沈約宋書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下洛易隆替興亂
罔不亡尙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惟洛食草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張敖說高祖曰昔成王卽位乃營
國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力政謂秦伐也史記曰反秦意者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孔子遇泰山側
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禮記曰孔子遇泰山側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一似重有憂者而禮記曰孔子遇泰山側
息肩纒民思靈鑒集朱光離東京賦曰百姓不能私賈達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感代工聿來扶興王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安國尙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乎天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
殞捷搶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
間道走軍中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遇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
亥下漸蝕擄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爲擄搶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爵仇謂封雍齒也凡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
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未爲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藝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上問侯良
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良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爲謂呂后客侯善
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吾求公
廣曰太子國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
儲副君也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
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
耳適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尤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也允信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尤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肇允彼桃蟲
神武陸三正裁成被八荒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爲人正周易曰文以財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
書曰監八方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
則堯可輕薄也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
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南則河陰也慶霄即慶雲也王逸楚辭注曰海
內之政見四子藐姑射之山鑾旂歷頽寢飾像薦嘉嘗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聖心豈徒甄惟德在
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下也鑾旂歷頽寢飾像薦嘉嘗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聖心豈徒甄惟德在
無忘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逝謂死也死者可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逝謂死也死者可

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書漢
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真彼周行毛萸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譬夫遠盛觀疎踊企一方譬夫宣遠自謂也毛萸詩
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藝之所譬夫遠盛觀疎踊企一方傳曰遠離也莊子叔連曰
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王道平直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左氏傳曰孟繁曰
足不良能行也毛萸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
詩傳曰良善也
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
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年五言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宣於陳五
呼其婦婦人曰嗟夫探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不顧人方探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
戚其也乃悅路旁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

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椅桐生矣于彼朝陽司
不生五穀鄒子吹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言椅梧佇鳳鳥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葛藟荒從逆凶惟影響
律而溫至生黍也影響則婉婉幽閑女作嬪君子室毛萸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
鵲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婉婉幽閑女作嬪君子室毛萸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
應聲毛萸詩傳曰懷思也婉婉幽閑女作嬪君子室毛萸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
日實猶連也傳玄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俾等也詩曰嘉運既我從欣願自
此畢詩曰在昔蒙嘉運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

心有違鄭玄毛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
詩箋曰願念也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驅身出
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郊郭行路正威遲古詩曰驅車策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蘇武
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毛詩曰嗟予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虺嚴駕越
風寒解鞍犯霜露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涉山川蒙犯霜露李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宋均
緯注曰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阮籍詠懷詩曰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
涼愁也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莊子老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良時爲此別日月
維其勞矣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楚辭曰超遙兮今焉薄又曰愁修夜而婉轉良時爲此別日月
方向除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孰知寒暑積僮僮見榮枯僮僮猶
程曉女典曰春榮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席陸機青鵬賦曰止于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燕其四
冬枯自然之理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席來悲風鵬賦曰止于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燕毛詩
女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主人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
暇桑野多經過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娟娟者蠅佳人從此務窈窕援高柯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
貌說文曰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援引也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
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年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爲
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年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勞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爲
以慰吾心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直爲先捨車遵往路

鳧藻馳目成。周易曰：含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

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鄭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其六：潘岳從姊誄曰：

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遲遲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遲遲

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之，所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兮

何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已止也。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

絕河春來無時豫。秋至恆早寒。爾雅曰：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慘悽歲方晏。

日落遊子顏。其八：言情之慘悽，在平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悲。故鄉曰：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

起。高張生於絕弦，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楊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

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

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公羊傳曰：結言也。退楚辭曰：解佩纕以結

言周易曰：歸妹。如何久爲別，百行誓諸己。左氏傳注曰：魯失也。論語曰：君子行求諸己。杜預：君子失明義，誰與

偕沒齒。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沒齒無怨言。禮：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不犯霜露。

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爲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鄺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爲汜。

五君詠五首

五言。沈約宋書：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

顏延年

阮公雖淪迹識密鑒亦洞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臧榮緒晉書曰

五言拜東平懷八十不以餘政事爲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
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春秋氏

不經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迫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蘇門生蕭然曾

人設邪盛嵇康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爲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緒晉

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所不窮評論勸哭而返物魏氏春秋曰籍時不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不窮輒論臧否人返物魏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人。賦曰。呼吸沆瀣。

食朝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疑神
 有願琴凱聲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嵇叔夜通靈士也東海徐寧何師之寧夜靜
 霞

夜述終而實尸解子桓期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稽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

若聚死灰是其神凝
立俗迂流議尋山洽隱淪
逆竹犯林也七賢論曰嵇
有康先非湯武薄周所以
神傳曰王烈

年已二三百八十歲。康神愛之。數與共入山。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

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蒙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言道總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若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遊守形乃長生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爲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廣雅曰韜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湎于國語注曰眩惑也戶偏切輶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頌酒即酒德頌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土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禮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爲解班固預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名士傳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變杜預樂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屢薦哀樂至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屢薦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豪素之所擬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